



活得有品相 才能有尊严

◆蒋方舟

殊不知，生活才是最好的修行方式。

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里讲过她的父亲章伯钧请京剧大师马连良吃饭的故事：

刚过午休，几个穿着白衣白裤的人就进了章家厨房，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等水烧开，放碱，然后用碱水洗厨房，洗到案板发白，地砖见了本色才罢手。再过了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儿人，肩挑手扛着整桌酒席用具，还有人扛着烤鸭用的大捆苹果木枝。院子里，肥鸭流油飘香，厨师在白布上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炊具——连抹布都是自备的，雪白。

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结果自家只用了水和火。

章诒和的评价很动人：“马连良这样的艺人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精心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活在个体的生动感受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那一代人如何活着？具象地说，是活得“有规矩”；抽象地说，是活得“有样子”；简单地，是活得有尊严。

伶人已逝，“第一玩家”王世襄的去世，让很多人哀叹某种生活方式的结束，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两个字：“讲究”。享受生活，不应是享受生活的豪华，而是享受生活的分寸感。

日本著名的民艺理论家柳宗悦谈论器物时说：“每天使用的器具，不允许华丽、繁琐、病态，

而必须结实耐用。忍耐、健全、诚实的德行才是‘器物之心’。”朴素的器物因为被使用而变得更美，人们因为爱其美而更愿意使用，人和物因此有了主仆一样的默契和亲密的关系。

我刚刚去了日本的京都，入住那里的旅馆，常常给人以“家徒四壁”的感觉：朴素吸音的墙壁，一张榻榻米，没有什么娱乐设施，这样的布置，简单得几乎有了“寒苦”的感觉，除了睡觉、喝茶，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干。人就这样和自己形影相吊。

现代人往往精疲力竭地追逐眼花缭乱的富足，然后再花大价钱、大把时间去清贫简陋的环境中体验，并命名为“修行”，殊不知，生活才是最好的修行方式。

我们谈论金钱、谈论社会、谈论变革、谈论技术、谈论未来，却越来越少地谈论生活。当我们谈论生活时，我们谈论焦虑、谈论烦恼、谈论不满、谈论他人，而越来越少地谈论生活本身本质。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是人该以怎样的品相活下去。

(选自《广州日报》)

原来我对于柿树的趣味，确是新近才浓厚起来的。记得幼小的时候，在我家的门前有一个荒废了的花园。那园里有一个小池塘，池塘旁边有一株大柿树。这是我所记得的平生看到的第一株柿树。不幸那柿树每年总结不到几十个果实，虽然叶子长得很浓密。当柿叶落尽的时候，树上再也看不见有什么柿实，于是在我的知识中，向来以为深秋时的柿树，也像其他早凋的树木一样，光光的只剩了空枝。

现在，我才知道不然。柿树原来是秋天最美的树。因为柿实殷红的时候，柿叶就开始被西风吹落了。当柿叶落尽的时候，挂满树枝的柿实就显露出它们的美



柿

◆施蛰存

丽来了。而且，这里的柿树的生殖力又那么强，在每一株树上，我们至少可以数到三百个柿实，倘若我们真有这股呆劲，愿意仔细去数一数的话。于是，你试想，每一株树上挂着三百盏朱红的小纱灯，而这树是绵延四五里不断的，在秋天的斜阳里，这该是多么美丽的风景啊！我承认，我现在开始爱吃柿子了。

但其理由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它有什么美味——事实上，曾经有许多柿子欺骗了我，使我的舌头涩了好久，而是因为我常常高兴在把玩它的时候憧憬着那秋风中万盏红灯的光景。俞平伯先生有过一联诗句，曰：

遥灯出树明如柿，
倦浆投波蜜似饴。

这上句我从前曾觉得有意思，但只是因为他把遥灯比做柿一般的明而已。至于“出树”这两个字的意思、却直到现在才捉摸到。可是一捉摸到之后，就觉得他把灯比之为柿，不如让我们把柿比之为灯更有些风趣了。

(选自《果和柿》)